



日本福冈北九州市,有个小仓城,这座古城虽有点名气,但去观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大都是专程去参观松本清张纪念馆。

在日本文坛,松本清张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推理小说名家,他与中国的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地位大致相同。不过,松本清张成名较晚,他41岁以写纯文学初入文坛,43岁以文学新人的面目崭露头角。48岁以推理小说《点与线》而引起注目。他自此写下了700余部推理小说,成为日本文坛名气最大的推理小说大家。

松本清张纪念馆位于北九州市的小仓山附近,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我们买票后进入,每张参观券为500日元,纪念馆有三层,一楼、二楼与地下一层。占地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据介绍,纪念馆以松本清张故居扩建而成,保存了松本清张原来的工作室、藏书阁、客厅,还新设了有关松本清张信息的图书室、读者阅览室、影视厅、茶馆及纪念品销售处。

我们先浏览了馆内长达22米、由松本清张年谱与当时新闻图片构成的巨型年表。他的文学成就除擅长推理小说,还在古代史与现代史方面从事研究,他著有《古代疑史》《游史疑考》等学术专著。此外,松本清张还是一位美术鉴赏家,对美术作品的评价亦颇见功力。我曾在《世界侦探小说史略》一书中,把松本清张与中国的张恨水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有诸多相仿之处:都是通俗小说的大师,作品数量多而广泛,并引起无数读者青睐。纪念馆中的大量图片与文字介绍还原了松本清张在日本文坛走过的艰辛之路。

松本清张1909年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山,自幼家贫,两个姐姐因生活艰难而夭折。他小学毕业后去一家电器公司当学徒;后来又在印刷厂当排版绘图的学徒;28岁进入《朝日新闻》福冈分社当记件工;后在广告部搞设计;“二战”期间派往朝鲜;战后返回报社。至40岁,他尚无发表过任何作品。

但只有小学学历的松本清张十分勤奋好学,他业余时不断练习写作,1950年《朝日周刊》举办“百万人小说”征文大赛,松本清张写了一篇《西乡钞票》,意外获三等奖。两年后,松本清张以《小龟日记》的故事获“芥川奖”。他后来写的文学回忆录《半生记》回忆了这段辛酸的往事。松本清张当时为了养活一家七口,白天忙碌,晚上在昏暗的灯下埋头写作,最初的手稿是用铅笔写在一本纸质很差的本子上。

松本清张写出《点与线》推理小说后,名声大震,他先后写出了《隔墙有耳》《零的焦点》《日本的黑雾》《女人的代价》《砂器》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砂器》等作品先后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达17部之多。他于1963年出任日本推理小说理事长。

纪念馆内,不仅陈列了松本清张的多种手稿,以及他用过的钢笔、笔记本、眼镜、放大镜与烟具,还有他获奖的各种证书,以及《松本清张作品全集》。他以纯文学闯入文坛,后来成为通俗文学的大师。他不仅开创了社会派推理小说,还发表了不少历史小说、科幻小说与各种纯文学作品,成为日本推理小说的三大家,又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世界侦探三大家”。

我在这座庞大的纪念馆中漫步良久,这座纪念馆气势之宏伟,布置之精美,令人赞叹。日本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好生让人钦佩。1992年8月松本清张因肝癌去世,该纪念馆于1998年对外开放,现已成为北九州市的一个旅游观光景点。

访松本清张纪念馆
曹正文



对音乐事业的漠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有些音乐人撰文,也大多是“花花轿子大家抬”,无原则地捧场而已。所有这些,都是有悖于一个音乐人最起码的职业良知的,更有辱于社会使命和担当。

想当年,著名音乐家、原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先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向人民群众循序渐进地普及音乐知识,从1960年起(除“文革”中断外)直至生命终点,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设了《听乐札记》专栏。他先后用随笔、特写、评论及杂文等写作形式,从不同侧面,记录、介绍、评价了当时人民群众最关注、最想了解的中国音乐家及音乐作品。

无疑,李凌先生是当今音乐人学习的一个榜样,尤其是他的那些“人人心中有,他人笔下无”的好文章。因为那些文章,是他用心血写下的。



边看边聊

们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但却很少读到他们针砭时弊、振聋发聩,能引起亿万人民共鸣的好文章。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专业音乐人士,把本该属于以自己为主的音乐评论阵地,竟在没有任何

“竞争”状态下,就拱手相让于乐迷们,似乎我们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已不需要也不在乎这个能表达、传播自己音乐理念的平台了。

如今,敢讲真话、写些抨击不良现象的文章,不仅要有根有据,更要有胆识、思想和高度。若稍有不慎,轻则招来笔墨官司,重则对簿公堂。因此,大多数人不愿招惹是非。于是,出现了“一团和气”:不是碍于情面,就是畏于权势,抑或为了一己私利。更多的是

关于“音乐评论”的评论

李定国

近日,拜读了著名音乐学者杨燕迪教授的两篇乐评:《音乐评论反思二题》和《何谓“懂”音乐》。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地剖析、阐明了当今音乐评论的现状及其重要性。

杨教授指出:“音乐评论,影响着公众趣味与审美导向。因此,乐评人的个人资质,就成为关键性的指标。而在当前的中国,同时具备音乐素养、审美敏感、深厚学识、辛辣文笔、广阔视野、文化理想和社会关怀的音乐评论家,确乎还为数太少。”文章还强调:“喜爱音乐者,并不等同于懂得音乐,更与学习、从事音乐者,有本质之区别……”

杨教授的一些观点,涵盖了很多同道的心声。众所周知,如今活跃在一些报纸杂志,连篇累牍的“乐评”撰文者,绝大多数是非专业性质的乐迷。这些乐迷最大的优势,就是手中握有大量的音响和文本资

笃定悠然的周末

葛泽友

烟雨蒙蒙,阳台听雨,现代国际都会忽地变得有味道起来。

端坐阳台,看微雨缤纷滑落,打在楼下人家窗户的遮雨板上,发出节奏密集的嗒嗒声,竟有几分藏着生命张力的悦耳。和着微雨,外面有种叫清新的精灵飘来。近次的周六总是雨着,很执著,不知疲倦,不曾消停。雨不大也不小,老天爷把这度把握得恰到好处,渐渐地便习以为常着天的这个做派,心情跟着这雨驿动着。小区的地上、像铺着一层薄薄的油,很是均匀。天虽阴雨,却也不甚觉得闷,心情跟着柔雨好着,没什么起伏夸张,低调淡然,寻常得可以。无色的时光悄无声息地在大自然中弥漫,眼前的日子,再真实不过。

喜欢这样的周末,不紧不慢,节奏自控,平常中藏着绚烂,心情自然好着。可以睡到自然醒,慵懒散漫,随意做想做之事,简单的早餐后开启上海电台FM101.7,伴着氤氲的茶汤气,品啜着愉悦,浩茫发呆,心事拿云。俊俏的周六,超好的心情。盎然的周末,丰富的心境。

周六是美丽的精神驿站,是愉悦的精神档期。做好充足的精神补给,开启新一周的工作模式,开启新的生命之旅。

喜欢这样的周末,没有缘由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某区政府机关工作,虽然仅是一个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跑腿的小“官吏”,但在一件事关民生的小事上,也算是有机会“盛气凌人”地体验了一把有“权”就任性所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感觉淋漓痛快。

那天,邻居家的厨房下水道堵塞了好几天,虽然该邻居多次到房管所报修,但不是无人搭理,就是相互推诿,最后索性来个铁将军把门,将其拒之门外,严重影响了邻居家的正常生活,虽然气得“一塌糊涂”,却又走投无路。那时的房管所是朝南坐的,被老百姓称为“房老虎”,牛逼得不得了。

无奈之下,邻居找到了我:“小刘,你在区里上

我也有“权”任性一把

刘翔

会,大腿一拍,办法有了!和邻居说:“你放心,这事我来解决。”

当时区政府晚上的总值班是由机关大院内的各个部门轮流派员参加的,第二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进入总值班室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拎起电话拨通了区房管局值班室电话,故意用一副官腔十足语调说道:“喂,是房管局吗?我是区政府总值班室,今晚你们的值班局长是谁?让他接电话!”

“好,好,我立即把电话转给局长。”一听是区政府总值班室打来的电话,房管局值班工作人员语气很是敬畏。几秒钟后,那个房管局局长就来接听电话:“请讲,我是某局长。”我在电话中严肃地对他说:“某局长,某弄某号的居民多次到你们房管所报修,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现在他已经向区政府投诉了,你

到了权力的神奇与魅力。问题是,我们很多当权者不懂得如何去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权为谁所用,他们往往是以权谋私。有钱不可任性,有权更不可任性。一旦你将手上的权力乱用或用错了地方,那么,权力就会让美丽的天使变成狰狞的魔鬼。



在整部世界史上,上下几千年,纵横亿万里,个人遭遇的惨烈,“胜”出方孝孺的凡几何例。方孝孺的故里与我的老家比邻,公交车仅一站距离。近年,浙江慈溪市旅游部门将方孝孺的故里“方家河头村”修葺一新,古树、院落、老宅、老井、蛇形迤迤的石板路历历在目;然而,这千年古村已注入不少现代元素,老娘美饰,总觉别扭。近日伴上海亲朋专游,忽见村口竖一制作粗疏的方孝孺立像,左侧是一长溜明成祖朱棣“诛十族”的记详。如今,村人以忠贞刚阿的“先烈”为荣、为标志、为品牌,充分利用其“剩余价值”。614年前的那个夏天那牵丝扳藤、无一幸免地873名方姓人被“斩立决”,投狱流放逾千之众、血流成河的惨烈一幕,早就烟消云散,成为无关痛痒的“简略语”。

粗读朱棣“诛十族”的暴行,觉得颇有作为的他,竟如此处置“不同政见者”,实在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上。然而稍深入追溯始末,才生骨鲠在喉的感觉:浩然正气、蔑视权贵、一身是胆、刚强不阿……这些镌刻在丰碑上的华丽词藻都可以贴切地在方孝孺的舌战行迹中,然而,满腹经纶的他,面对权势熏天的“胜利者”,太不冷静,为报知遇之恩,毫不顾及他人的生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言蔽之:纯属以卵击石!

方孝孺的“以卵击石”

黄柏生

朱棣原本无“诛十族”的“创新”,其所以“版本升级”至极端,实在是方孝孺的挑战促成的。朱棣面南而坐,深知方的人望,一心奢望这位可以“一烙铁烫平”舆论的大儒、前监国为己所用——方若挥毫草拟“即位诏书”,那就春花秋月了。朱棣在劝说无效后,将方的亲属一一拘押在他眼前,以死相胁,然方视若无睹。朱棣使出杀手锏:

“汝不畏灭九族乎?”这时,方失去理智:“便十族奈何我!”由于方的强硬,朱棣怒不可遏,立即把灭九族升级到“2.0版”——把他的学生和亲友也列入一族悉数斩杀!46岁的他则被施以磔刑(俗称“五马分尸”),画上生命的句号。

方孝孺先生,您可以“舍得一身剐”地任性顶撞您所不齿的“乱臣贼子”,但您考虑过“便十族”三字的分量吗?“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就义前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也是以命相搏,死无惧色、浩气冲天的英烈,但他只是“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没有带累无辜的人替罪!

“千秋功罪,任人评说”。方孝孺面对暴君失却理智,全不以亲友的生命为念,轻易地以“便十族”三字以卵击石,以致酿成惨绝人寰的历史“首创”,怎不令人喟然长叹!亲朋尽兴而返,我却为之步履沉重,心口堵得慌。



那天,登上了环球中心100层,透过极厚的镀膜玻璃(尽管玻璃非常干净)远眺浦西城区,震撼确实有,无愧于东方魔都之称;但失望也不小,在地面感觉不严重的雾霾在100层高度看是非常严重,根本没通透可言,只能看到的是犬牙交错的建筑轮廓;又是下午2点半左右太阳挂在照片的左上方(顶光),更显雾茫茫一片。撇开雾霾不说,应该讲,时间和光的位置不适合拍这种大景,透度和层次无法表现出来,天空无云苍白一片。用常规的手法拍,一定是张苍白无力、毫无表现力的记录而已。

反向思维,不看细节重轮廓和线条也不失为一种表现方式。尝试一下吧,故在曝光上尽量精准,为了多记录信息量,天空部分有意过曝了点(因为无云),这样天空以外的信息记录就丰富了,为后期调整留有足够的空间。在后期处理中,我也做过几个尝试,彩色的,加滤镜调整,好像都不太满意,也许上面的厚玻璃外面是镀膜的,隔着玻璃拍色彩肯定不真实了。水平有限,干脆做黑白试试吧。在处理过程中,我特别强调画面的纵深感和透度,所以连虹桥商务区的商务楼都能看到;再就是强化了魔都高楼的直线条和由低到高的灰黑度,由松散引为集中,眼睛找不到看点;天空部分留了不多,本身也没云彩,干脆裁了,使整个画面更集中,无干扰。这张照片弄好后,我粗看感觉也有点“诡异”,但冲击力确实有。但我们“魔都”的环境空气质量真的要花大力气治理了。谁不想住在蓝天白云的上海?谁不想站在100楼上能目视到30公里远的景色?是的,上海加油,让“魔都”更通透。



七夕会 摄影故事